

THE CASE BOOK OF ARSENE LUPIN

亚森·罗苹探案大全集

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

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
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

虎牙

◎莫里斯·勒布朗/著

◎杨波/译

畅销经典
最新全译本
探案权威

安徽美创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法国著名小说家，1864年11月11日出生于法国里昂，一生著有20部长篇小说和50篇以上的短篇小说。就像柯南·道尔造就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勒布朗也塑造了法国最传奇的侦探，同时也是史上最负盛名的绅士怪盗——亚森·罗苹。

1905年，在朋友的邀稿下，勒布朗写下了《亚森·罗苹被捕》，发表后取得了空前成功，这使他声名大噪。也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奠定了勒布朗不朽的文学地位，也使得绅士怪盗——亚森·罗苹成为正义的化身，经久不衰。

1941年，莫里斯·勒布朗卒于佩皮尼昂，享年77岁。其主要作品有《亚森·罗苹被捕》《碧眼姑娘》《空心岩柱》《虎牙》《神秘住宅》《三十口棺材岛》《水晶瓶塞》等，迄今，他的许多作品销量仍高达几百万册，其中的重头作品《空心岩柱》更是销量过亿，许多故事被搬上银幕，受人追捧。



目 录

神秘的来客	1
离奇的谋杀案	16
失踪的绿松石	34
神秘的古宅	45
拄乌木拐杖的人	57
迷雾重重	73
困境	87
提前的爆炸案	95
真相呼之欲出	100
被捕	110
千里追凶	127
真相大白	137
侠盗的隐居生活	147



神秘的来客

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德马利翁，这位巴黎警察总监还没有回办公室。秘书有点着急了，他按铃把接待员叫了过来。

他给了接待员一张名单，说名单上的几位先生来后，务必把他们带到单间接待室，并把他们的名片交上来。

接受完任务，接待员匆忙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秘书也准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时大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闯了进来，颓唐地倒在一把椅子背上。

“天啊！韦罗，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秘书吃惊地问道。

昔日身强力壮、英姿飒爽的便衣警察韦罗，此时却脸色苍白，浑身哆嗦，仿佛魔鬼附身一样。

“没……没什么事。”韦罗惊魂未定地答道。

“可你脸色怎么那么可怕？”

韦罗用手抹了一下额头的汗，颤巍巍地说：

“没……没什么，我可能有点累了吧。太……太忙了，事情太……太怪异了。”

“韦罗，要不来杯咖啡提提神？”



“不用了，我口干舌燥，不想喝什么咖啡。”韦罗说道。

“那来杯水润润喉咙吧？”

“不……不……我要点……”韦罗紧张地说道。

“要点什么？”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韦罗结结巴巴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片刻之后他突然问道：“总监在不在？”

“总监出去了。不过他五点钟要开一个重要的会，大约那个时间就会回来。”

“哦，我知道那个会，我就是要参加那个会的。总监召我来见他，他怎么还没来？我真的……真的非常想见他。”韦罗有点语无伦次。

“韦罗，你到底怎么了？你的情绪如此激动！发生了什么事？”秘书打量着韦罗问道。

“十二万分紧急的状况，你还记得一个月前的那件罪案吗？案件并没结束，有两起谋杀案今天晚上将要发生。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来阻止它，后果不堪设想，我必须……必须跟总监汇报一下。”韦罗颤巍巍地想站起来。

“你坐下来慢慢说，韦罗。”

“天啊，这是阴谋，一定是预谋已久，真是个大阴谋，太可怕了……”

“韦罗，你已经弄清楚这件事了，到时候对总监说就可以了。”

“那是……那是当然，只是……只是我总担心自己见不到总监了，为了更保险，我提前写了个报告给总监，我把所有的情况都写在里面了。你一定要交给总监先生，拜托！”

韦罗拿出一个黄色大信封递给秘书。

“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小盒子，里面有更重要的内容，我把它也放在桌上。你一定要放好。”他又说道。



“你为什么自己不拿着这些东西呢？”

“我怀疑……有人跟踪我……想把我灭口，只有交给总监，我才安心。”韦罗说道。

“总监先生马上就回来了。倒是韦罗你要不要看一下医生。你看起来很令人担心。”

听了秘书的话，韦罗考虑要不要真去看一下医生，他感觉自己有点头昏脑涨的。他晃悠悠地站起来，头重脚轻地往外走。秘书叹了口气，把那封信放进厚厚的卷宗里面。做完这些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突然厚重的脚步声响起，前脚刚走的韦罗竟开门闯进总监办公室，嘟嘟囔囔地说道：“我还是告诉你这个秘密，秘书先生，不然我不放……放心……”话未说完，却见他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地倒在旁边的椅子上，却没发现秘书并不在那儿。

“我……我可能中毒了，我……恐怕……”韦罗气若游丝地说着，发现秘书不在，他试图站起来抓写字台上的纸和笔。片刻他又放弃了，似乎松了口气，嘴角带着痛苦的微笑：“不……不用了，我忘了已经给总监留信了。”

突然他又用尽全力地站起来，由于用力过猛，他趔趄了一下。

“不……不好，秘书先生，今夜必须……必须阻止……”韦罗用嘶哑的喉咙喊叫着扶住墙想走到秘书办公室，但他神志已经不清，把附近的盥洗间当作了目的地。似乎体力不支，他感觉眼前一片昏暗，嘴角吐着白沫，摔倒在地板上。

意志还在支撑着他，他跪下来，像盲人一样摸索着往前爬，用嘶哑而恐怖的声音断续喊道：“今夜……今夜有谋杀！快……快救命呀……救命……”

痛苦的喊叫耗费了他大量的力气。他似乎还要用更大的声音喊叫，却只变成了气若游丝的呻吟：“谋杀……谋杀……齿痕……难受……”



又张了几下嘴，他的嘴角耷拉下来，流淌出团团白沫，然后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只有圆瞪着的双目发出惊恐、惨人的亮光。

警察总监德马利翁是五点差十分回到办公室的。

他是一个 50 多岁普普通通的老头，身上没有太多警官的标志，但他在警察这个岗位上已经兢兢业业干了好多年。他还是穿着那身平时经常穿的灰西装，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但人不可貌相。

总监把秘书叫了过来。

“客人们来了没有？”他问。

“早来了，先生，按您的吩咐，他们都单独地呆在候客厅里面。”

“干得不错，伙计，美国大使是不是派人来了？”

“是的，先生。他派他的秘书来了。”

“他们的名片呢？”

“给您，先生。”秘书递给德马利翁总监。

他拿过名片，在四张名片上看到：

阿齐伯德·布里特：美国大使馆高级秘书；

勒佩蒂依：公证人；

胡安·卡塞雷斯：秘鲁驻法国大使馆专员；

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退役少校。

但看到第五张名片时，却发现上面没有任何头衔和职位，只印着名字：堂路易·佩雷纳。

“这个家伙很有意思，我看过他的档案。我要见见他。”总监看着名片说道。

“我也看过，先生，的确是个很奇怪的人。”

“大家说他是那个勇敢的疯子，好像他的战友给他起了个叫‘亚森·罗莘’的绰号，据说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是的，先生。在战前两年，据说有人在卢森堡边境的小木屋里发现了他和克塞巴赫夫人的尸体。他掐死了克塞巴赫夫人，然后点燃了



小木屋与那位夫人同归于尽。那位夫人好像也不是什么善辈。”

“死得挺奇怪的，对了，你准备莫宁顿遗产案的材料没有？”

“早准备好了，先生，在您的办公桌上呢。”

“对了，韦罗呢？你看到他没？”

“他早来了，但现在恐怕要到医院才能找到他。”

“他怎么了？”

“估计是生病了。”

“什么？怎么回事？”

秘书把见到韦罗时发生的奇特事情汇报给总监。

“他不是有封信留给我吗？快拿过来。”总监先生有些担心地说。

“放在卷宗里面。我马上给您拿过来，先生。”

“韦罗遇事一向镇定，一定发生了严重的事，你去把他叫来。”

一会儿，秘书回来了，他当然是无功而返。

“他到底去哪儿了？”总监有点着急。

“可能是去外面闲逛了吧，也许一会儿就回来了。”秘书安慰总监。

已经是五点十分了。

总监随手翻了一下卷宗，赫然发现里面有个黄色大信封，上面印着“新桥咖啡店”几个大字。

“这就是韦罗留给您的信，他说很重要，一直叮嘱我交给您。”秘书提醒道。

总监拿出一把小刀，划开信封。

拿出信时，他却惊叫出声：“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先生，出了什么事？”秘书惊异地问道。看到总监手里的信他也大吃一惊，那是一张白纸，叠了四折，什么字也没有。

“怎么会这样？可是韦罗说案件情况都写在信封里了。”秘书顿时不知所措。

“他真的说写在里面了吗？”总监严肃地问道。



“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会不会是放错了？”

“什么放错？这可是关系着两起谋杀案啊！韦罗一向很谨慎，应该不会弄错。你确信他跟你说今天夜里会有谋杀案发生？”

“对，先生，这个我能确信，他说了几次。”

总监神态严肃，他在房间内走来走去。

当他看到桌子旁边的小盒子时停了下来。

“那是什么？”

“哦，我忘了，这也是韦罗要转交给您的。据说里面有重要东西，是那封信的补充。”秘书说道。

总监拿着那个小盒子，上面写着：亲自呈给警察总监德马利翁先生，出事后打开。

他忍不住笑了，呵呵，没出事前先打开看看。他用剪子剪断绳子，打开外面包装，发现一个又脏又破的药用纸盒。他又打开纸盒，发现里面铺着几层脏乱的棉花，上面放着只剩一半的巧克力。

总监不明白韦罗送这样一个破盒子到底有什么用途。

他又仔细研究了那块巧克力，发现上面有很明显的齿痕，大约有两三毫米深，咬的形状和牙齿的宽度也各不相同。上牙齿四个，下牙齿五个。德马利翁陷入了深思。一张白纸，奇怪的齿痕，到底什么意思呢？也许这一切见到韦罗就会迎刃而解。

想到这里，他迅速结束思考。

“去把那几位先生请过来。韦罗来了马上让他来见我，这次千万不要忘了。”总监吩咐秘书。

不一会儿，客人陆续被带进来。身材肥胖的公证人勒佩蒂依、美国大使馆秘书阿齐伯德·布里特和秘鲁驻法国大使馆专员卡塞雷斯三个人跟总监德马利翁都是老熟人，见了面，他们亲切地来了个拥抱。看到战斗英雄退役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时，德马利翁走上前对他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最后走进来的是堂路易·佩雷纳，中等身材，大约四十岁的年纪。可能是晒太多太阳的缘故，皮肤微微呈泛出古铜色。但他胸前的军功章和荣誉勋章，让他看起来神采奕奕。德马利翁跟他礼节性地握了一下手。

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看到佩雷纳时却惊异地叫起来：“佩雷纳！你是佩雷纳！你竟然活着！”

“呵呵，不好意思少校，我还健在，见到你很高兴。”

“可我离开摩洛哥时，听人说你已经牺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只是被敌人抓住，做了俘虏。”

“做了俘虏？你怎么还能活着回来？太不可思议了。”

“上帝不想见我，所以少校，我逃了回来。你知道，有时候是有机会的。”

总监此时对佩雷纳不禁另眼相看。他请客人陆续坐下，直接切入主题说道：“我今天请各位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卷宗。”

卷宗内容如下：

在战争的前几年，也就是1870年。有三个孤女，大姐艾尔默利娜，二姐伊丽莎白和小妹阿尔芒德·罗素。她们和表弟维克托住在一个名叫圣泰田的小村庄里。

后来艾尔默利娜和一个姓莫宁顿的英国人陷入爱河，两个人结婚后搬到了伦敦。不久他们的儿子柯斯莫降生。但随着开销的增多，一家人的生活日渐窘迫。无奈之下，艾尔默利娜给妹妹写信求助，但几次都杳无音信，逐渐就与妹妹们失去了联系。

后来莫宁顿夫妇决定前往美国寻找出路。在那里他们做了一些小生意，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后来越做越大，竟成了当地富豪。1883年，莫宁顿因病去世，不久他的妻子也追随他而去。他们给儿子柯斯莫·莫宁顿留下了四亿元的巨额财产。



听到这个惊人的遗产数额，堂路易·佩雷纳同伯爵竟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这个细节没有逃过德马利翁的眼睛。

“你们是不是认识柯斯莫·莫宁顿？”

“当然，总监先生，佩雷纳、我和柯斯莫是在摩洛哥打仗时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伯爵答道。

“那你们一定知道柯斯莫四个星期前死于一场极其意外的事故了。”总监德马利翁继续说道。

“这件事情已经上报了，我们使馆也得到了消息。好像是打针引起了死亡。”使馆秘书接话说。

“是的，他不幸得了感冒，自己注射甘油磷酸盐药物时，忘记消毒，伤口感染而死。”德马利翁补充说。

说完他转身问公证人勒佩蒂依：“我讲的话是否符合事实？”

勒佩蒂依马上说：“当然了，先生。我见到柯斯莫·莫宁顿时，他刚刚患上流行性感冒，他说他正在寻亲，病好后还要继续寻找，但很不幸的是他还没达成遗愿就去世了。”

总监德马利翁拿出一个已经拆开的信封，取出遗嘱，只见上面写道：

我，柯斯莫·莫宁顿，一名合法的美国公民。我愿意在我死后将一半财产捐赠给我的祖国，用于我所希望的慈善事业。此由公证人勒佩蒂依转交于美国大使馆。

余下的两亿元存放在勒佩蒂依的事务所。用来转赠给我的姨妈，也就是罗素家族的后人。如果姨妈无后，则赠给堂舅维克托·罗素或者他的后人。如果两家的后人均已不在，那请我的朋友堂路易·佩雷纳做我欧洲财产的遗嘱执行人，将遗产用于提高我名声的事业。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会赠送他一百万元作为酬谢。也感谢他对我的两次救命之恩。

看到这些，佩雷纳喃喃地说道：“我可怜的朋友，我只是帮他的



忙，他怎么送我如此多的钱呢？”

大家继续往下看遗嘱：

如果我死后三个月，还没找到我遗嘱的继承人。我的两亿元财产归佩雷纳所有，因为我敬佩他的为人，希望他把财产用于我们所说的那些伟大计划。

看到这些的佩雷纳眼中闪着莹莹泪光。

“恭喜你，佩雷纳，你很快会变成富翁。”少校说道。

“少校，不要那样说，好像我是个贪财的人，我一定会帮柯斯莫找到他的继承人的。”佩雷纳似乎有点生气。

“我知道，伙计，我只是和你开玩笑。”少校辩解道。

德马利翁听了他们的对话笑了笑，转头问佩雷纳：“假如罗素家族真的后继无人，堂路易先生你不会把这笔财产送给社会吧？”

“这……怎么能？既然柯斯莫的遗嘱那样写，我……我怎能拒绝呢？”佩雷纳说道。

“不要急，先生。”德马利翁笑道，“因为遗嘱还有最后一条，请继续往下看。”

只见遗嘱最后一条写道：

如果佩雷纳不愿意继承我的财产，或者由于意外无法继承，我的财产将由美国大使和警察总监监管，用于在巴黎办一所让美国学生和艺术家学习的学校。为了表达对总监先生表示感谢，我愿意拿出财产中的三十万元资助警察局。

大家饶有兴趣地看着最后一条遗嘱。

“这就是遗嘱的全部内容。”警察总监说道，然后又补充说，“不，还有一个附件。”他又从信封中抽出另一张纸，是莫宁顿先生写给公证人的，内容如下：

在我死后一个月，请公证人勒佩蒂依当着警察总监、佩雷纳和美国大使馆人员的面宣读我的遗嘱，请少校负责帮忙验证完佩雷纳身份



后将一百万元支票转赠予他。

如果这次会议后两个月，仍然没有找到罗素家族和堂舅的后人，希望总监先生再次召集我遗嘱中要求的人到一起重新分配我的财产，届时我的财产将由我的朋友佩雷纳继承，当然他本人必须在场。

总监读完以上所有遗嘱材料，让大家看完后将两份文件收回，然后说道：“等会儿我们警局的侦探会把对罗素家族的调查对大家说明。我们会完全按死者的遗嘱办事。当然为了对佩雷纳身份的确定，我们收到了他本人的身份资料。对于他的出生地，我们要请秘鲁使馆方面来说明。”

“根据我们的调查，堂路易·佩雷纳先生的确出生于西班牙，后来移居秘鲁，他父亲去世的消息是我们公使馆五年前告知他的，这是我们当时寄往摩洛哥信的底稿。”作为秘鲁方面的代表胡安·卡塞雷斯说道。

“很好，信的原件堂路易·佩雷纳已经寄给了我。少校，对于佩雷纳的身份您有什么要说的吗？”总监转身问道。

“我对佩雷纳很熟悉，毕竟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对于他的身份我没有任何异议。他是一个英雄，我们每个人都为他骄傲。”少校说道。

“的确，报告资料说他两年内获得七次嘉奖，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都是……些很普通的事情，总监先生。求求你们不要臊我了。”佩雷纳似乎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当然，我们今天来不是要表彰功勋的，大家是来监督执行遗嘱人一百万元遗嘱的实施的。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读一读我们继承人的丰功伟绩。”

“还是不要了吧，总监先生，你们再要笑话我，我就出去了。”佩雷纳作出出门的动作。



“还是算了吧，总监大人，我这战友脸皮薄得跟大姑娘似的。关于他的英雄事迹，等大家闲了，敝人愿意开一个报告会来给大家讲讲。呵呵！”少校打圆场地说道。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好了，那我就不说表扬的话了，毕竟我也不是国防部做嘉奖报告的长官，但我有一个疑惑需要佩雷纳先生帮我解疑。”总监说道。

佩雷纳面色有点紧张：“请说，总监先生，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报告中说你 1915 年中了敌人的埋伏被俘虏，上个月才回来，是吗？”

“是的，先生，我的兵役已满，然后就退役了。”

“那我就很疑惑了，你已经消失了四年，也许大家都以为你已经死了，那为什么柯斯莫·莫宁顿先生立遗嘱时会把你作为继承人，难道他老年痴呆了吗？”

“我经常写信给他。”

“写信？一个俘虏写信？还能寄出去，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方法。”

佩雷纳闷声不语。

“你的确是个神秘的英雄，佩雷纳先生。”

“不是这样的，总监先生。关于我从敌营中逃狱，事关军事机密，不能随便说，时机合适的话我会给大家说明的。”佩雷纳解释道。

看来这个话题无法再进行下去。总监只好另找话题。

“佩雷纳先生，你的战友对你评价很高，说你机智聪明，甚至称你‘神探’，我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曾破过一桩离奇的失窃案。”

“破案？你真是一位不简单的先生，什么案件？是关于什么的？”

“是关于柯斯莫·莫宁顿丢失东西的案件。正因为那件事我们认识并成为了好朋友。莫宁顿经过那件事后认为我有神探的潜质。他总担心有人会谋杀他，说如果有一天他死了，一定是被谋杀的，要我为他



报仇，找出凶手，现在，对于他的死，我认为他是被谋杀的。”

总监听了佩雷纳的话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他是被谋杀的？报告可是说他死于流感。莫非你当时在现场？”

“不，我不在现场，我是从你说的话中分析出来的。”

“是吗？我说了什么让你分析到这种结果？”

“您说莫宁顿自己打针不小心感染而死的。而我所知道的莫宁顿，医术是很高超的，患者消炎是医生都该知道的，莫宁顿这样谨慎的人，他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说完这些话，佩雷纳又转向公证人：“先生，你看到莫宁顿时发现有异常情况吗？”

“没发现什么……什么异常啊！他死得很平静，但……但我在他脸上好像发现了以前没见过的褐色斑痕。”

“褐色斑痕？莫宁顿一定是中毒而死的。不然为什么会有褐色斑痕？”佩雷纳坚定地说道。

“他怎么会被下毒？你有什么想法，佩雷纳？”

“我想一定是有人在药水或者针管里投毒。”

“医生难道都没发现吗？”总监问公证人。

“我跟医生说了，但他说没什么问题。可怜的莫宁顿，如果是他的家庭医生皮偌检查，一定不会这样的。皮偌、莫宁顿我们三个是好朋友，还是皮偌介绍我跟莫宁顿认识的。这次给莫宁顿看病的是一个叫贝拉瓦纳的医生。”公证人说道。

“快把那个叫贝拉瓦纳的医生找来。马上、立即。”总监吩咐手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天啊！韦罗还没到，一个小时前他说自己有点不舒服，现在人还没影。留下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和一个破盒子，还说要发生谋杀案。”总监有点烦躁。

“留下东西？我能看一下吗？先生。”

“当然，希望你能发现有什么破绽就好了。”



佩雷纳拿起信封看了看胸有成竹地说道：“先生，我觉得有问题，信封和盒子上的字迹似乎不大一样，我怀疑东西被人调包了。您说呢？”

“不会吧，你的想法只是假设，并不能找到证据。”

“你说得有道理。但韦罗侦探的说法是毋庸置疑的。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秘密，被人跟踪。我怀疑他现在已经陷入危险之中。我们必须去救他。”

“啊！不会吧？虽然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毕竟只是猜想，等韦罗回来了，一切就会真相大白。”

“恐怕您不能见到韦罗侦探了。”

“不会的，接待员看见韦罗回来了。”

“但韦罗先生只留下了几张白纸，现在还没出现，我担心他……”

办公室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总监也陷入迷惑之中。

“要不把接待员叫进来？”佩雷纳建议。

接待员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你真的看到韦罗又回到这里了吗？”

“是的，我看到了，并且他没再出去。我很肯定。”

佩雷纳让总监看医生登记册。

总监看完喊道：“这里面根本没有叫贝拉瓦纳的医生，他住的地址那里从来没有医生住过。”

办公室再次陷入沉默，大家开始怀疑佩雷纳的猜测也许真的是事实。

总监说话也开始语无伦次：“情况……情况太……怪异了。褐色斑痕……医生……必须调查。”对于佩雷纳，他也不由自主地表示赞同。

“你看谋杀案会不会与莫宁顿的财产有关？”

“也许有可能，我也不清楚，可能有人知道遗嘱内容，动了歪心思。”



“不可能，莫宁顿是那样小心翼翼的人。勒佩蒂依先生，遗嘱内容不会从你们事务所泄露出去吧？”

“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拿着保险柜钥匙，我是很小心很小心。怎么能这样怀疑？”公证人有点气急败坏。

“会不会有小偷进你们事务所，撬开了保险柜呢？”

“绝对不可能，保险柜没有撬开的痕迹。”

“那你什么时间去见莫宁顿的？”

“星期五上午我去的。”

“那你把遗嘱放在保险柜了吗？”

“没……没，好像没有，我可能是把它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了。”

“我担心有人打开了抽屉。”

勒佩蒂依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喊道：“对……对，绝对有问题，那天中午回来，我好像看到抽屉没锁上，我就重新锁上了，现在我才明白，估计……估计……”

佩雷纳的猜想似乎得到了印证，大家不禁又重新打量这个奇特的人。他太令人惊叹了。

但总监还有点迟疑，他对大家说：“这毕竟只是猜想，必须经过调查才能确认。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他估计已经带回消息了。”

总监按铃叫秘书过来问道：“韦罗回来没？”

“还没有，先生。”

“我敢说韦罗先生还在这里，接待员说了他进来后就没再出去。”佩雷纳说道。

“你是说韦罗藏起来了？”总监觉得不可思议。

“我没有说先生，我只是怀疑韦罗先生也许已经死了。”

“瞎说！”

“我猜韦罗就在屏风后面。”